

一纸家书映初心

悠悠于都河，漫漫长征路。

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，当我缓步来到位于江西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，即刻被红军战士欧阳洪长寄给叔父的三封家书所吸引。其中一封，就写在长征出发前一个月。家书虽薄，却语重千钧，洋溢着亲情，更饱蘸着家国情。

“玉(荣)发叔：现我在前方很久了未曾给信于你们，不晓得叔叔的身体是否(健康)?不知家中一切情形……”

这封信是1934年2月15日欧阳洪长写给叔父的。这是他参加红军两年后第一次给家人写信。信应该是找人代写的，所以误将叔叔的姓名欧阳荣发写成了欧阳玉发。信中短短几句话，满满的亲情和牵挂。

欧阳洪长是个孤儿，从小跟着叔父长大。18岁那年，刚刚新婚的他听说苏区“扩红”，看着满大街的宣传标语，他有些坐不住了。

“当兵就要当红军，快当红军去闹革命，受苦穷人就要翻身……”那首流传在乡间的民歌让欧阳洪长懂得，只有红军队发展壮大，彻底消灭一切反动派，受苦的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。

最初，一家人也是千般不舍。欧阳洪长刚刚完婚，年长的堂兄希望他能留下，自己去当红军。但看到年迈的叔父婶母，看到堂兄的几个孩子，欧阳洪长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。他当然知道革命的残酷、战争的凶险，但他更知道，如果没有革命的胜利，小家的幸福团圆就永远是奢望。

他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临行前，他与堂兄商量，若是自己不能回来，就把最小的侄子过继给自己。这一份临别之托，我以为，不是简单的香火延续，更是战斗遗志的红色传承，是对革命胜利的一种信仰。

信中，欧阳洪长还不忘让家人“鼓

动全体青年群众起来扩大红军到二十二师来，粉碎敌人第五次‘围剿’后，能保障土地分田后的胜利……”看似一句简单的嘱托，却彰显了一位红军战士的觉悟和担当。

4个月后，欧阳洪长又给叔父写去第二封家书。这一次，依然是报平安。“我在前方都很好，过日之(子)没有一点困难……”是真平安吗？其实不然，就在寄来这封家书之前，欧阳洪长刚刚经历了筠门岭保卫战，信中却只字未提。

查阅相关资料可知，筠门岭保卫战是红军长征前非常重要的一战，打得异常艰苦。1934年4月，敌人向会昌筠门岭发起猛烈进攻。欧阳洪长所在的红二十二师是中央苏区南线的主力部队，与装备精良、人数多出数倍的敌人展开殊死拼杀。红六十四团二营六连为了阻止敌人进攻，全连官兵浴血奋战，一些重伤员为了不拖累战友突围，纷纷跳下悬崖……

如此惨烈的战斗，欧阳洪长却在信中只说了一句“我们在前方荣(勇)敢冲锋消灭敌人”。一句轻描淡写的讲述，实则藏着沉甸甸的爱。报喜不报忧，是革命军人对亲人最深沉的呵护。或许正是因为经历了战斗的残酷，刚刚走下战场的欧阳洪长决定再给家人报个平安。

信中，欧阳洪长依然不忘“扩红”之事，要求叔父“在家中都要做宣传，鼓励一班青年赤卫军(队)到前方来粉碎敌人第五次‘围剿’”。此前，他还在信中叮嘱家人要节省开支，支援前线。字里行间，体现了一名革命战士的政治自觉，也将老区人民的崇高境界和牺牲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1934年9月9日，欧阳洪长寄来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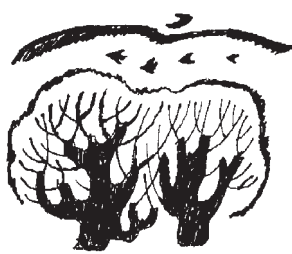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封家书。信是从会昌站塘寄出的，此时距离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只有一个月。依旧报喜不报忧，称自己在前方身体很强壮；依旧牵挂着家人，询问叔叔“今年的谷子割到多少”，还不忘叮嘱如若土地有困难，就找乡苏干部。信末，他还希望叔叔能寄纸洋四元、布草鞋两双。

在欧阳洪长的家书中，有这样一个细节，每封信中都提到寄草鞋和纸洋。为此我询问了有关部门的同志。一是因为战争残酷、物资紧缺，红军连布草鞋都穿不上；二是因为当时苏区老百姓分得了田地，有了一定生活基础，所以送草鞋、送粮食、送纸洋，心甘情愿用最朴素的方式支持革命。

纪念馆内就有一组翔实的数据。中央红军出发前，苏区人民筹集粮食90余万担、银圆80余万块；赶制草鞋和斗笠各20余万双(顶)及大批棉被(衣)等；提供大量生铁、铜锡、土硝等兵工材料，红军弹药生产猛增6倍以上；沿河老表们自发捐献门板、床板、瓜棚板等架桥板材达十几万块……

由于长征前后部队行踪不定，留下书信很少。尤为珍贵的是，纪念馆还收藏了欧阳洪长的叔叔当年给他的回信，时间是1934年8月3日。叔叔的回信很质朴，却很有力量。信中，他叮嘱欧阳洪长要努力工作，粉碎敌人第五次“围剿”，争取革命胜利。信尾，“斗争胜利”四个大字格外醒目，收笔悠长，力透纸背，满满的必胜信心。

遗憾的是，这封信没有送到欧阳洪长手中，因为部队开拔，被退了回来。叔叔期待的“消灭敌人第五次‘围剿’”也没有实现。1934年10月，8.6万余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等地人民的帮助下，



▲油画《厦门港区海翔码头》，作者范迪安。

所愿

陈 航

让雨滴静一静，让浮躁的波浪歇一歇
将落日潜藏在江水下，升起崭新的火种
让街灯放出光亮，让小铁快复点生机
让一些人群进驻于市集
这样不显得空荡。让回村的人多些
让孩子们的笑声，热烈起来
萤火虫顺着乡道起程，掀翻沿途的幽暗
让庭院多见证几次团聚
让餐桌上的孤独一扫而空。将那些
碎片化的时间支棱起来，组装成一些秩序
让夜空的每一钩弯月都满上，让晚风
都拥有自己的回音，和清晰整齐的小节奏

李老太怎么也没想到，她的九旬寿诞居然吸引了全村几百号人的目光，连周边村庄的村民也闻讯赶来，瞧热闹了。

半个月前，她的儿孙们就开始给这位老寿星筹备寿礼：不光儿子、女儿，就连在外省工作的大孙子，都要给老人包红包尽孝心。老人却表态：寿礼不用给，你们赚钱不容易。如果硬要办，不如请乡邻们免费吃顿寿宴、看场大戏，全村人一起乐一乐。

儿孙们当即表示赞同，没人投反对票。在这个赣西小院内，高高的彩虹门立起来了，大红灯笼挂起来了，一个专为老人庆生的大戏台也搭建起来了。戏班是儿孙们从外地请来的。李老太爱看戏，这回她尤其开心的是，三天的“大戏”不光她能看，全村人都能看。

寿诞当日傍晚，大戏开场，村民们在老人家吃完丰盛的宴席，像潮水一般涌到她

开启了一场规模宏大、彪炳史册的战略大转移。

欧阳洪长并不知道，于都启航的那个秋夜，他的妻子和家人也在送行的队伍里。他的继子欧阳可辉回忆：“红军长征出发的那个晚上，从凌晨三四点开始，长长的队伍渡过于都河，南下经过我们村口。我母亲和婶婶举着火把焦急地守在路旁，手上握着两双布草鞋，兜里揣着几元纸币，眼睛一眨也不敢眨地寻找亲人。可是，从半夜到第二天早晨，始终没有看到他的身影……”

那天以后，欧阳洪长的家人就一直期盼着，期盼他的来信，等待他的归期。最后等来的却是欧阳洪长“北上无音讯”的革命烈士证。欧阳荣发按照约定，将长子的小儿子欧阳可辉过继到了欧阳洪长名下，红军血脉后继有人。

很多年来，欧阳可辉一直珍藏着这些家书，经常把它们讲给家人、讲给外来人听，宣传红军、宣传长征成了他的责任。从年轻讲到头发花白，他已经记不清讲了多少次。

2019年6月，欧阳可辉将家人珍藏了85年的书信原件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。自己只留了复印件，做成玻璃相框，悬挂在自家客厅。他说，只为让更多人读到这些来自革命年代的战地家书，让更多人记住红军、记住长征。

“路迢迢，秋风凉。敌重重，军情忙。红军夜渡于都河……”离开于都，悠长的《长征组歌》仍在耳边回荡，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那条“地球的红飘带”，每一寸都是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染成的。

此前我一直思考的问题，今天再次确认了答案。红军之所以在艰难困苦中赢得这场史诗般的远征，源于对党的坚定信仰，源于对革命必胜的信念，更源于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。

说来有点惭愧，晨读的习惯，我是直到退休后才逐步形成。

那是一个孟春的早晨，东边的地平线刚泛起些微的晨光，早起的我夫不远处的东坡湿地公园跑步。因时间尚早，公园里人很少，四野有一种清爽的静和淡淡的香。过了颍滨桥不久，我往右一拐，进入林草间的小道。这时，突然有一个声音，轻微的、柔软的、断断续续的，飘进我的耳间，越往前，越清晰——是读书声。近了发现，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士，正在一方小池旁边的木长凳上读书。虽不熟悉，我还是挥了挥手，算是打个招呼。此时，飘入耳际的声音是那样清晰：“又莫是东风逐君来，便吹散眉间一点春皱。”当时，我不知他读的是何书，回家一查，原来是苏轼的《洞仙歌·咏柳》。这句词，我在那个清晨听到以后，一直不忘，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这偶然的遇见，使我注意到晨读的作用，后来也加入晨读的行列。数年坚持下来，竟也有一些粗浅的体会。

晨读，便于静心。读书需要安静的环境，这样才不受干扰，把心静下来，沉入书中。如果聚精会神时，突然被琐事打扰，那是什么感觉？经历过的人都清楚，思绪一下被打断了，要重新找回状态并不容易。清晨干扰最少，正是读书好时候。于此，柳宗元深有体会，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有云“汲井漱寒齿，清心拂尘服。闲持贝叶书，步出东斋读”，摒除杂念、人书相融，如此岁月静好。

晨读，事半功倍。人的头脑在早晨最清醒，记忆力最好，说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常识，但我过去并不很在意。后来我请教一位医生朋友，他笑着说：“这很好理解啊，人在深度睡眠后，机体会自动清理掉白天积累的代谢垃圾，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体功能得到恢复，神经突触可塑性增强，信息编码和处理能力便大大提升了嘛。”听完朋友

晨读之妙

周闻道

的话，再结合我自己的经历，几乎可以肯定，早晨是一天中效率最高的读书时间。难怪清代养生家石天基在《传家宝》中说：“人至清晨，精神倍加，此时读书，大有进益。”

晨读的诸多好处，最终都将体现在应用上。多数读书人，都不是为读书而读书，而是为了丰富学养，提高素质，增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。古人说，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，说的似乎是做学问、写文章，其实远不止于此。孔子在《论语·子路》中，就系统阐述了学与用的关系：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。虽多，亦奚以？”后人将孔子的“用”分为“笃行”和“力行”两层。早晨的阅读，在接下来一天的工作、学习中都可能“有用”的机会，何乐而不为？

总之，晨读不光是一种时间管理，也是对生命品质的追求。如果我们一样地热爱读书，热爱生命，那就不妨从珍惜早晨的宝贵时光开始吧。



“风脱水”

彭 闯

不久前，涪陵永安场老家的表弟来成都玩，特意给我带了两袋当地的特产榨菜，并再三说明是“风脱水”，不是“盐脱水”。表弟搓着手说：“哥，这味儿，还是咱小时候的。”打开一尝，果真“咸鲜香脆嫩”，这熟悉的味道，让我瞬间想起了长江边沙滩上晾晒青菜头的望不到边的菜架，想起了乡亲们制作榨菜时热火朝天的场景。

涪陵以盛产榨菜出名，当地农村冬季的作物以青菜头为主，一到腊月，长江两岸的坡地和沙坝便悄悄绿了起来。赶制榨菜其实是和时间天气在赛跑，如果耽误了时节，菜头抽薹，开花空心，那就老了。有一年刚好是采菜头的时候，母亲有急事要耽误半天，便让六七岁的我和弟弟先到菜地干活。我们按照母亲交代的，把一窝一窝的菜砍倒，菜叶子一片一片剃干净，只留下圆润饱满的菜头。活不是很重，手巧、心细就行，那天我和弟弟小手握着弯刀在冰凉的菜叶间翻飞，忙活了一个上午，等母亲回来，看见我们打湿的前胸裤腿和堆成一排的菜头，悄悄地抹了一把眼泪。

制作榨菜的传统方法叫“风脱水”，就是要靠江风自然吹拂晾晒菜头脱水。其中一道重要工序就是搭建菜架。那是一幅只有在长江边才看得到的冬日画卷，工程浩繁，耗时耗力，但这就是制作传统榨菜的关键，没有菜架就不会有“风脱水”。菜架一般选在沿江的沙滩或山脊、丘陵顶上，因为这些地方风力稳定，能让青菜头慢慢风干，且保持脆嫩的口感。

搭菜架首先立杆，以两根圆木为支撑，俗称菜檩子，每根长7到8米，顶端交叉呈人字形，用粗竹蔑缠或麻绳绑

死，两脚落地，又开成稳定的形态，底端削尖钻入沙地或垫石块防止塌陷，这种单个的架子乡人叫“槎”，多个槎搭起后又用大竹蔑连成长长的一排。故乡晾晒菜头的季节，我每次由重庆顺长江坐船回家，一到涪陵永安场江段，便看到那江边绵延数十里的菜架……

摆上菜架的青菜头要经过筛选、分拣，剔除老筋与斑点，个大的还要破开，然后用蔑丝穿成串，悬挂在菜架上。待自然风吹十天半个月，菜头变得绵软无硬心，才取下送至加工车间，再经过三腌三榨、修剪成形、拌料装坛等十余道工序，方能风味独特的涪陵榨菜。

遗憾的是，承载着传统文化记忆的“风脱水”，在一段时期内发生了改变。上世纪80年代，有一天我回老家，正和做榨菜生意的隔房伯伯聊天，突然几个壮汉挑着几担子青菜头到院坝，堂哥指挥他们过秤后，直接把那一担担鲜嫩的青菜头倒进了腌菜的池子里。这一幕让我大吃一惊，赶忙问伯伯是怎么回事，他叹了一口气说，现在都是“盐脱水”了，没有人搭菜架，嫌麻烦。那一声叹息里，藏着多少旧手艺的落寞。那江风、阳光蕴藏的味道，就在这个“嫌麻烦”里变少了，变淡了。

可喜的是，这几年老家一些农户又恢复了“风脱水”。而且，随着现代技术介入，“风脱水”不单可搭菜架自然晾晒，还可先用机器烘干，口感别无二致。也许不久后，我们这些少小离家、老大难回的异乡客，就能在超市里买到心心念念的“风脱水”以解乡愁了。



串文字，嘴唇轻微颤动，眼眶也渐渐潮湿了。她没想到，自己的九旬寿诞还能这么过。

李老太1937年出生，老伴已去世多年，而她一直健康康地生活，很少进医院的门。老人作息规律，生活简朴，为人慈祥、宽厚，邻居们不管老少，都很敬重这位银发老太。她的儿孙们也一向孝敬她。每年老人的生日就是全家老小团聚的“佳节”。几个儿孙不管多远、多忙，那天都相约赶回老家，围聚在老人身边，向她拜寿，替她祈福。

这回九十大寿，儿孙们提前规划，想让老人高兴高兴。他们没想到，过了大半辈子艰苦日子的老人不要他们的寿礼红包，只想了却一桩夙愿：请乡邻们吃席看戏。他们知道，这是老人在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心，表达对这方土地的心意……